

# 東南人豪

## 張謇的生平（上）

●朱匯森（前教育部部長、國史館館長）

中外雜誌三五三期刊出拙作「江東英雄好漢」一文，談到張謇在東南各省從事生產建設，改善人民生活，致力富國裕民的事業，受到海內外以及大陸讀者的重視，希望我對張先生的生平事略再加補充。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兄亦一再懇邀，特撰本文，敬請讀者指教。

### 科考失敗塾師惕厲

清朝末代狀元張謇字季直，號謇庵，幼名張長泰，一度出嗣舅氏吳家，改名為吳起元，成年後，應科舉考試，才恢復本姓名。張謇於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，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病逝南通，享年七十四歲。

張謇的先祖，世代務農，直到父親張彭年才開始讀書，但因家貧，張彭年無法專心書本，耕讀各半日，乃於讀完詩經以後，能作七言對聯時就輟讀了。但張彭年卻是張家第一位讀書人。

張彭年結婚兩次，首次娶興化葛氏，生長子張譽，再娶東台金氏，生子張馨、張簪和張謇，一八五四年葛氏又生老么張警，所以張謇共有兄弟五人。張彭年及金氏，對兒子們管教極嚴，養成張謇剛毅篤實的性格。青少年時期的張謇，應考屢遇挫折，十六歲前，每試都失敗，被塾師痛責說：「如有一千人應試，取九百九十九人，有一名不取的，就是你！」這話給張謇很大刺激，回家後，即在窗前及床帳上都寫滿「九百九十九」五字，以為惕厲，並在枕側插兩根短竹，睡眠時一轉身遇竹刺即醒，起而讀書，每夜必耗盡兩盞燈油始息。儘管如此，仍是屢考屢敗。

### 中年再試竟成狀元

直到一八八五年（清光緒十一年）經六次考試，才於順天鄉試中式。一八九四年（光緒廿年）應禮部會試又中式，再赴殿試，竟告大魁，獲賜進士及第，一甲第一名狀元。

不過，張謇科考掄魁還會有一段曲折的過程，頗饒趣味。依清朝科考規定：

張謇出生海門，住在海門，戶籍在海門，理應為海門縣人，再就祖先籍貫而言，稱常熟人為通州（南通）人亦可，可是他參加科考，卻冒籍如皋，令人詫異之處，然而如考察清代科舉制度，則不足為奇了。

原來清代科考，階級意識極嚴，據清會典載：凡「門子、依隨、番役、小馬、皂隸、馬快、步快、禁卒、伴作、倡優、奴隸、樂戶、丐戶、蠶戶、吹手」等，均屬出身不正之人，不准應試。又初次考試稱為「小考」，三世學籍無名者，稱為「冷籍」，沒有應考的資格，必須先覓妥保證，而保證人必須由族中有資格者，稱為「認保」，再請同縣的廩生聯名作保，稱為「派保」，有了派保，才能參加應試。但每一縣的生員（秀才）都有定額，非經朝廷批准，不得增減。海門於五代後周時設縣，元明時代縣城傾頹，

清代康熙年代因縣境狹小而廢縣。乾隆中期，合併通崇沙洲，設直隸廳，但人口幅員仍然不大，以致海門縣生員只有兩個名額，士子競爭激烈。張季直爲了應試名額，一度冒籍如皋人，賠了許多錢，幾乎身敗名裂。

### 應舉人試曾遭敲詐

本來，依他的才學，比其他士子並不遜色，只因覓保冒籍，惹來一場大糾紛。據張謇自製年譜記載，他四歲啓蒙，由父親張彭年授千字文，五歲時就能一字無誤的背誦，十一歲已讀完三字經、百家姓、神童詩、酒詩、鑑略、千家詩、孝經、學、庸、論、孟、書、易、爾雅等書。在他十歲時塾師偶見有一騎者自門前經過，命學生聯句，師出上聯「人騎白馬門前過」，季直對曰：「我跨金鯨海上來」，口氣之大，令塾師大爲驚異。又有一次師以「月沉水底」囑對，張氏對曰：「日懸天上」，對仗工整，遂有神童之譽。塾師乃授以詩經、國風，再讀周禮、儀禮，十五歲已精通諸籍。以這樣的文才，他在海門考生員，取兩名額中之一，如探囊取物。只因無法覓保，應試無門，於是他的業師宋璞齋介紹其熟稔的如皋張駒，認爲同族，由其作保而到如皋應試。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戊辰，十六歲的張謇在如皋縣縣試、州試、院試連試皆捷，取得了生員資格。此時，如皋張駒認爲他對張謇有極大的功勞，需索無度，張父亦認其對兒子有恩，有求必

應，以致負債纍纍，但張駒貪得無厭，屢屢要求。

張謇自覺此非長久之計，乃於一八七一年（同治十年）十月，自動向學院主管侍郎彭久餘自首，請求褫除功名歸還原籍，彭久餘認情有可憫，將案子交由知州孫雲錦調查。冒籍始末，孫雲錦對張謇頗爲迴護，先促其歸籍，補充世系圖，再由親族及廩生具結，逐級呈報，經於同治十二年獲朝廷認可，保住功名。前後費時三年，張謇負債甚多，知州孫雲錦知道他生活清苦，聘爲府衙書記，厚贈薪金。歲末回家，攜帶百餘金奉呈父親償債，張父大異，命他跪在祖宗牌位前，訓誡他說：「老師宿儒，授徒巨室，終歲所得，不過此數，你何德何能，甫任新職，即獲鉅酬，這是孫雲錦念你家貧周濟你的，希望你努力向上，你須視此爲恩，而非應得的薪資。但恩不可輕受，要知道報答。」接著又訓勉張謇說：「家中的債，有父母在，自可漸予清理，你不要擔憂，切記不可貪圖非份之財，辱及父母。」張謇聞言悚然心驚。此事解決後，張謇有詩記事，最後兩句：「惆悵隨身三尺劍，男兒今日有恩讎！」

張謇於取得秀才資格後，先後於同治九年庚午（一八七〇年）、十二年癸酉（一八七三年）、光緒元年乙亥（一八七五年）、二年丙子、五年己卯（一八七六）、五度參加鄉試均告落第。所謂鄉試，就是考舉人，凡取得生員資格者可應試，並以本省籍貫

爲限，外省籍絕對不准應試，中式者才是舉人，舉人第一名稱爲「解元」。但是順天鄉試不限籍貫，宦遊京師各省人士之子弟，已具生員資格，取得本省地方官文結、地鄰甘結、同考五人互結者均可應考。鄉試例定子、午、卯、酉年的八月舉行，所以也叫「秋闈」，一連考三場，每月一場。張謇於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由上海北上，參加順天鄉試，中式第二名「南元」。就是北榜順天鄉試第一名解元，例屬直隸本籍者，他省生員中式，只能得第二名，故稱「南元」，張謇中南元時，年齡已卅三歲，當秀才已十七年之久。

張謇中式南元後，考運仍然不佳，參加會試，三度失敗，即光緒十二年丙戌、十六年庚寅、十八年壬辰均失敗未中。

直到一八九四年（光緒二十年），慈禧六十壽辰，特辦恩科會試，張謇因已有三次失敗的紀錄，而且年逾不惑，本來不想再參加，但他年近八十的父親鼓勵他再試一次，同時希望他藉應試之便，到北京和久別的兄弟見面。他迫於父命難違，只好硬著頭皮北上應試，試具也是向朋友借的，告訴朋友：「榜發時不往聽錄」，可見他已心灰意冷，不料發榜後，他考中第六十名貢生，第二次覆試取中第十名，第三次殿試，竟大魁天下，狀元及第，成了天子門生。

對於考中狀元，他絲毫不感自傲，始終認爲是在無意中得之。茲摘錄張謇當時的日

記一段：（錄自宋希尚著張季生平）

四月二十二日

殿試：第一策河渠，次經籍，次經舉，次鹽鐵；酉正納卷，歸已成正。……策全引。

二十四日

五更，乾清門外聽宣，以甲一名引見，先是錢文令新甫見告，繼又見嘉定（徐郁）於乾清門丹墀上探望；而南皮張之萬長白（志銳）常熟（翁公）高陽（李公）錢塘（汪鳴鑾）八人；立墀上傳宣矣。棧門海鳥，本無鐘鼓之心；伏檻轅駒，久倦風塵之想；一旦予以非分，事類無端矣。

二十五日 卯正

皇上御太和委殿傳臚，百官雍雍，禮權畢備，授翰林院修撰。伏考國家授官之禮，無逾於一甲三人者，小臣德薄能鮮，據非所任，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？內省悚然，不敢不勉也！翟王二公為治歸第一事。

四月二十日 晴

丑正：即赴朝房聽宣，張相國遣蘇拉來請，知派讀卷，遂入至南書房，群公次第集，擬題八道，圈出四道，擬策問，皆李汪二公底。

二十二日 晴熱，午後風

寅正三刻：入殿監試收掌皆在，諸公亦集，分卷陸續送來，每人三十九本，首次二公四十本，共三百十四本，自卯抵酉正始散，閱本卷畢，又轉四桌，力不支矣。得一卷

，文氣甚老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。

二十三日

晨，訪高陽，卯初二刻，入殿轉三桌畢，將本桌圈畫，點次序，先理一過，遂定前十卷，蘭翁，柳門，伯遇皆以余處一卷為最，惟南皮不謂然；已而仍定余處第一，徐二，張三，志四，李五，薛六，唐七，汪八，麟九，唐十。

二十四日 晴

寅正：八人集景運門外，朝房起下，回到南書房。卯正，上御乾清宮西暖宮西暖閣，臣等捧卷入，上諦視第一名，問誰所取？張公（之萬）以臣對，麟公以次折封，一一奏名訖，又奉題語，臣以張謇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。上甚喜，退至南齋，寫名單，一面遞上，一面持名單出乾清門宣呼，良久始齊，遂帶引見訖，後至南齋以硃筆標十本，柳門書之，捧卷出，至養心殿飯，蘭翁作東，飲畢，同至功閣，標二三甲，觀者如牆，汗流幾暈倒。三刻許畢，遂歸。

二十五日 晴暖，無風

寅正八，卯初，上御太和殿傳臚，讀卷官八人，另班行禮，禮部堂官捧榜出，乃退。……午正，出城賀新鼎甲歸第，先至湖廣館，次至江蘇館。揚莘伯自南來，晤之。腹泄，頭暈。鼎甲張謇，尹銘緩，鄭沅，傳臚，吳筠孫。

張謇高中狀元，出任翰林院修撰，旋因丁父憂返回南通，料理父喪後，於同年閏三

月返回北京銷假。遂即聞其老師翁同龢罷職，政變風聲甚緊。張謇深感官場險惡，乃於六月辭職出京，任京官僅一百二十日。

不過，在此之前，張謇曾外出工作，除在秀才時期應孫雲錦之聘任江寧書記外，一八七六（光緒二年）曾進入清軍吳長慶幕府，任機要文書。一八八一年，袁世凱投軍，追隨吳長慶，由吳長慶囑張謇替其正制藝，促其在營讀書。所以他和袁世凱有師生之份。張謇對袁耳提面命，不假辭色，袁世凱對張謇十分敬畏。一八八二年，吳長慶奉命率師援朝鮮，對抗入侵的日軍，袁世凱隨軍出征。張謇向吳長慶推荐袁世凱任敵前營務處首領，充任先鋒，並替袁策劃敵前軍事，協助袁世凱立下第一功，成了袁某日後的進身之階。朝鮮之亂平定後，袁世凱升了官，張謇也受到各方的重視，爭相延聘，但他孤高自賞，拒絕了兩廣總督張樹聲及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聘請。

張謇中狀元後，他的鄉親老師常熟翁同龢對他非常器重，而翁當時深受光緒帝倚重，位高權重。加之甲午中日之戰，中國新敗，國事如麻，激起這位新科狀元的豪情壯志，欲一申匡正天下的大志，但清廷卻澆了他兩盆冷水，其一，是他中狀元前，長居吳長慶幕府，深知相國李鴻章處理朝鮮事件失當，認李鴻章不是棟樑之才，乃詳舉事實，剖析局勢，奏劾李鴻章喪權辱國之罪。他的奏文，翁同龢也非常贊同，不料上疏以後，毫

無效果，清廷仍重用李鴻章，致有馬關條約，割讓台灣之失。此事，張謇所舉都是事實，所述條陳也是救國良策，竟如泥牛入海，心中憤然不平。其二，有一天在北京遇見西太后由頤和園回宮，適逢豪雨，地面積水盈尺，文武百官俱跪在水中接駕，其中白髮老臣有些年已七八十歲，衰邁不堪，亦跪水中，而西太后端坐鸞輿而過，連正眼都不瞧一下，使他有受屈辱之感，認為稍有志氣者，都不會來做官。於是有了棄絕仕進的想法。

是年九月，張謇辭職歸里，留詩云：「不堪重憶功名事，宮錦還家變雪衣。」，在家鄉，他仍然受到地方官及桑梓父老的重視，以其大魁於天下，為鄉里增光，將城內的「魁星樓」改為「果然亭」，以示尊崇。後來張謇有了錢，斥資重修該亭，自覺考中狀元，不過僥倖躬逢其會，那裡稱得什麼「果然」？乃改名為「適然亭」，並書一聯云：「世間科第與風漢，檻外雲山是故人。」又附跋云：「余以清甲午成進士，州牧邦人擬唐聖賢詩意為果然亭，世間萬事，得其適然耳。丁酉，余修亭，不敢承前意也，適然之事，以適然視之，適得涪翁書，遂以易勝。」一句中隱然可見他薄功名而寄情山林的志趣。

戊戌政變前，張謇曾應梁鼎芬之邀加入梁啓超的強學會，但未積極參與活動，政變未受牽連。但政變後他卻曾代兩江總督劉坤一撰擬「太后訓政保護聖躬疏」，請求赦免

康梁，以示朝廷寬大至公。惟疏尾「伏願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，以慰天下臣民尊親共戴之忱」，是劉氏自加上去的。

一九〇〇年庚子義和團拳亂發生，江南震盪，張謇和友人議合劉坤一和張之洞兩總督倡議東南自保，遂有劉、張、李三督東南互保一事。不料和上海英國總領事簽訂互保條約後，江南清朝官吏竊竊私議，劉坤一頗

感不安，張謇乃以書信向劉曉以大義，劉坤一把張謇的信抄錄後分貼各大小官廳，謠言始告平息。浙江也在互保條約之內，但浙境排外事件迭起，甚而有保護教民的縣官遭軍隊殺害的。上海外國領事團嚴辭譴責，使劉坤一十分焦急，乃將張謇的信印成小冊子到杭州散發，浙江排外行動才告消除。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

# 無所不談札記

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

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、要目有：無所不談札記、憶昆明、一代學人柳詒徵、項羽新傳、感懷于右任先生、袁世凱的悲劇、民初政壇秘辛、蜀中遺老趙熙、五卅慘案回憶錄、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、清代江蘇兩賢哲、梁鼎芬的風範、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、天才詩人黃仲則、樊增祥與易順鼎、王國維其人其學、民主運動的新階段、一代學人陳含光、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、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四四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